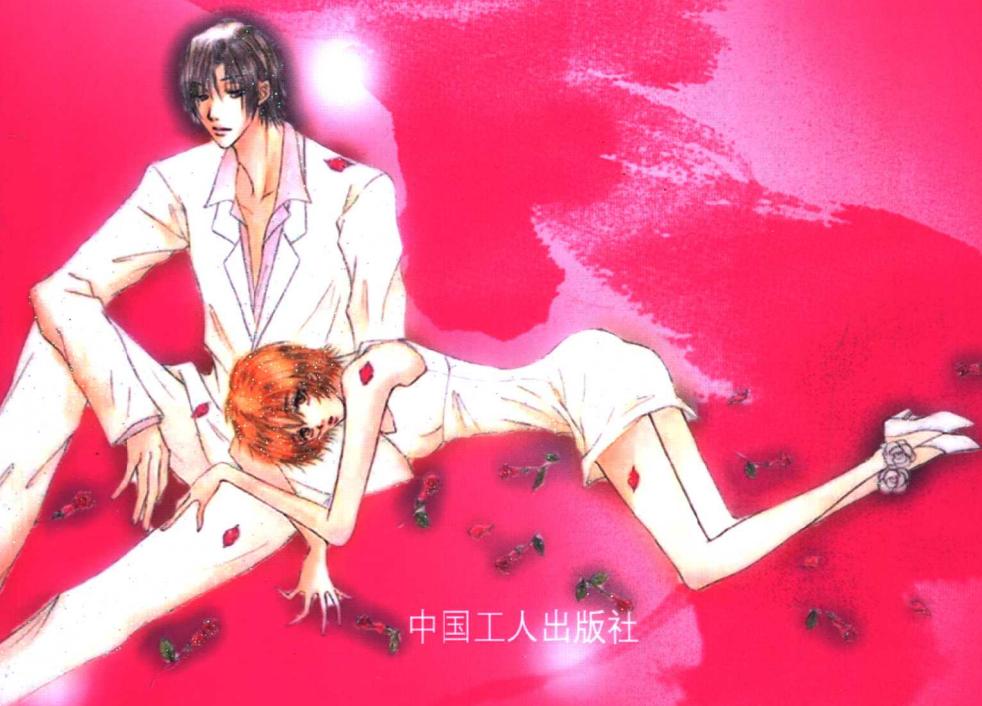


Romantic Story

天堂飘落的雪花

李晓风◎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天堂飘落的雪花

李晓风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堂飘落的雪花 / 李晓风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5.1

ISBN 7-5008-3468-3

I. 天... II. 李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03820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 82075934 (编辑室) 62005038 (传真)

发行热线: (010) 62005049 62005042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90 千字

印 张: 10.5

印 数: 1—8000

定 价: 19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上 部

第一章

—

很多年以前，一个自称为天象学家的人，对世人讲了一个童话。他说，雪为白色，分为两种，一种叫“素”，来自天堂之外，根据神的旨意，降落大地，造福人类。每片雪花都胸怀博大，意蕴深远，有着无私奉献的精神，融化之后连成一体即为无色，渗透于泥土之间，上净化天庭，下滋润旷野。

还有一种雪，虽白得更加醒目更加透彻，名字却叫“紫”。紫来自天堂之内，片片雪花是精灵的化身，美丽妖娆，互不兼容，永远为独立的个体。她们本应在天堂内飞舞，夜间发出光芒照亮天空，即为星星。但是，也有偶然，有一片雪花违背天规，脱离天堂，即人们所说：有一颗星星陨落了。这种偶然可能几千年有一回吧。

这片违背天规的雪花脱离天堂，以女子形态来到人间，她高贵典雅、妩媚多姿，既带着雪的灵性，晶莹剔透、洁净彻骨，又有着紫的个性，自私而独立。紫来到人间，灌情于心，滋爱入髓，英俊男子与之相遇，必难以逃脱——虽情深意重，却孽债累累。

萧林的故事发生在初春，一个寒冷的雨夜。在此之前，萧林是身无瑕疵的，他是男人的表率，优秀品质和杰出才华使他事业有成；对爱情的忠实信守，使他家庭幸福。

他只有一个女人，那就是他的妻子毕雅宁。

萧林还是个毛头小伙子的时候，那个自称为天象学家的人，称赞他仪表堂堂，气度不凡，该是贵人。而后闭上眼睛掐着手指神秘地为他算了一卦，准确地推测出萧林的前世欠了一笔债，债主是一片雪花。当时，萧林坦荡地大笑，听到的人更是打趣，说：“这么说到冬天萧林要躲一躲了，小心债主找上门来。”

在这种情况下，天象学家讲了那个关于“素”和“紫”的神话。

旁听者问：“那萧林的债主是素呢还是紫？”

他说：“萧林娶了素，却惹了紫，都是他的债主。”

所有的人都仰天大笑，取笑天象学家的同时，更打趣萧林有艳福，将来要妻妾成群的，萧林也不介意这些笑话。这件事情像风一样很快就过去，没有留下什么痕迹，萧林也很快淡忘了。到他真正娶妻生子的时候，天象学家已没了踪影，事实本身没有任何征兆他究竟娶的是哪片雪花。

但，天意难违，命中注定萧林已触犯了雪花神。

萧林的父亲为官一方，人称“萧书记”，曾被称为杨老师的萧林的母亲，被称为萧夫人。萧书记还有大姐萧静美和小妹萧静晖，萧静晖一生未嫁，一直跟随大哥大嫂生活。

雷伯骏前妻许氏为女子中学教师，萧静美为其学生，因聪颖灵慧而得许老师喜爱。许氏产下雷树展的第三天即逝去。后来，萧静美嫁给雷伯骏，成了雷树展的继母。雷树展官场得意，政途亨通，三十岁步入政界，四十岁做县长，现已是代理市长。父亲去

世后，他对萧静美十分敬重，萧静美也因他而自豪。

萧林同样出类拔萃，进入“C&B”国家级重点企业，并被委以重任。他的魄力、胆识以及冷静的作风更加显露，意气风发的他步步高升。

雷树鹏与其兄雷树展大相径庭。

他参与走私，萧、雷两家得到消息及时制止，萧林和雷树展堂弟雷树昆奉两家之命到长春接他。

萧林的故事与雷树鹏走私没有直接关系，但这件事成了故事的起因。去接雷树鹏那天，一大早就下雨，越下越大，寒气袭人。回到市区已是晚上九点钟。

萧林的车拐进一条小马路。路灯的光在密雨斜侵之中显得昏暗。借着大开的车灯，远远地，他们发现一个人站在路边拦车，没来得及去猜测拦车人的意图，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！

那人冲到马路中间，张开双臂，正挡在他的车前……

萧林猛地踩下刹车，车轮夹杂着刺耳的绞水声向前滑行了一段，戛然停在那个人面前。他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好险哪！

“真他妈活见鬼，混蛋！”雷树鹏骂出了声。

多么危险，好在萧林的车开得不快。雷树鹏气愤得不知如何发泄，嘴里骂骂咧咧，恨不得一拳将那人打死。

拦车人是个年龄不大的女孩，她需要帮助……

萧林停下来，让那女孩子到路边等，他把车开过去，后面的车一辆接一辆迅速驶过。三个男人同样暴露在雨中，雷树鹏刚才的怨气竟然无影无踪，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耐心地听下去。

女孩子声音哽咽：“我姐姐受伤了，被坏人打了头……”

顺着她手指的方向，三个男人果然看到路边门市廊檐下的台阶上倒着一个人，身上穿了件大衣，面色惨白，闭着眼睛，呼吸微弱。

萧林立刻决定先送医院。

“谢谢叔叔。”女孩充满了感激。

把她们送到最近的一家医院，那女孩与医生一起将她姐姐送到急救室。但很快那女孩出来了，拿着收费通知单跑向交费处。她的牛仔裤往下滴着水，鞋踩过的地方，是个湿湿的水印。

萧林和雷树昆跟她过去，她把收费单递给医生，从滴水的牛仔裤兜里摸出湿湿的一沓钱，但与医生划出来的价相差甚远。萧林不得不把足够的钱递进去，医生把她那湿湿的几张钞票还给她。她看他们一眼，表情严肃，掏出学生证递到萧林手上，说了声“你们等我”，就迅速地跑了。

萧林打开她的学生证。

雷树鹏和雷树昆都凑过来看，右侧是她的二寸学生头照片，左侧写着：叶紫乔。

雷树鹏惊叹道：“嚯！女大学生。”

叶紫乔？叶紫乔……

萧林的脑海中立刻跳跃出一个六岁女孩，当年掉入水里，被他捞起时，也是浑身湿透，但那时只觉得滑稽、可爱，她那淘气的样子透着机敏、聪慧甚至恶作剧，想起来可笑极了……莫非是那个小紫乔？他摇头，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巧合？

雷树昆问：“表哥认识她？”

萧林说：“名字挺熟的。”

雷树鹏盯着他问：“那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萧林说：“先问问她的情况，我想她的处境并不好。”

他起身拉开窗子看外面，雨仍在下。听到雷树鹏叫“萧林”，他关上窗子转过身。

那个湿漉漉的女孩正站在他的面前。她已经非常礼貌地对

雷树鹏和雷树昆微微鞠躬并道了谢。

那是一张年轻姣好的面孔，明亮洁净没有任何瑕疵。湿湿的短发已被她拢在耳后，暴露着宽阔饱满的前额。

她微蹙双眉，面对三个高贵富有的男人，虽疑惑却不卑不亢。

萧林首先开口，他用充满磁性而又成熟的男中音，试探性地开口：“你姐姐好些了吗？”

她点头，只说了三个字“她睡了”，而后就又紧闭双唇。

空气在冷冷地流动，沉默在延续。已是午夜，医院的大厅里，只有他们四个人。她开口了，轻轻地、幽远地：“我六岁那年，因贪玩掉入一条叫做冷溪江的河里，就要被冲走了，有一个人似从天而降救起我。我从不认识他，他说他是萧珊的哥哥，我问他什么时候来的？他说是下雪的那天来的，溪桥的雪花好美，他好喜欢。后来我们熟了，拉钩说永远做好朋友，可是，突然有一天，我再也找不到他了……”

她平静地讲述。

雷树昆有些感动，雷树鹏却窃笑，萧林喜欢雪花？真是可笑。

“紫乔？”萧林终于毫无疑问：“你真的是南京的小紫乔！”

泪水从她那美丽的杏眼里滚落……

二

春天来了，我闻到了花香，还有小鸟的叫声。窗前的小杏树已粉红满枝，山坡上的杜鹃花像火一样，野果树长满果子了吧？花丛中一定有蝴蝶飞舞，还有采蜜的小蜜蜂。哦，我的布娃娃睡着了，我把她藏在屋中，还有那枚红发卡，紧握在我的手中。哦，更有你的名字，刻在我的心中，你叠的纸飞机在窗台歇息，你去

了哪里？我再也找不到你。你是我童年的记忆，可听见桥下的水声？

对于十三年前的事，萧林和叶紫乔都有深刻记忆。

一九七六年春节，小紫乔遭遇了她一生中的第一场劫难。那时她的父亲因政治问题被隔离审查，她跟随被下放的母亲来到江南的溪桥镇。

横穿溪桥镇的一条宽河名叫冷溪江，因河水清冽阴冷而得名。小紫乔的灾难就是在大年初一的下午，因贪玩落入了清冽阴冷的河里，孩子们吓得哭叫，喊着“紫乔”伸手抓她，但水流太急，眼看着小紫乔要被冲走了……

大人们蜂拥赶到时，小紫乔已被捞出水面。

下到水里救她的是一位形象俊美的青年男子，他有挺拔的身材和一张英俊的脸，有着大城市人的宽大气质和文明举止。有人认识他是杨老师的儿子，萧珊的哥哥。

杨老师来自济南，带着她最小的女儿萧珊。

杨老师的儿子救了小紫乔这件事在镇上传开，成为当年溪桥镇最持久的新闻。

“是你救了我吗？”

这是第三天，小紫乔抱着布娃娃来找萧珊时绕进里屋。

他正看着书，听到她的声音，抬起头，她目光清澈地仰视他。他摸摸她的头，说：“小家伙，全身湿透了冷不冷啊？”

小紫乔咧嘴笑。

这女孩似得冰雪之灵气，两只黑亮的眸子洁净无邪。那目光是大胆的，肆意宣泄着她的聪敏和天生丽质。

“我怎么谢你呢？”她的口齿极清晰。

他轻笑说：“告诉我你的名字，今年几岁了？”

她拿起他的笔在本子上写下“叶——紫——乔”，说已经六周岁了，并问他的名字。

“萧林”，他像她一样也认真地将“萧林”两个字写在本子上。

她又问：“那你今年几岁了？”

“二十四岁。”

“哇，你那么大了！”她露出夸张的表情。

又问：“我以前没有见过你，你是哪一天来的？”

萧林说：“我是下雪的那天来的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你一定觉得这里的雪花美丽极了，你就来了。是吗？”

萧林含笑点头，觉得这个小女孩真可爱。

她又问：“那你知道雪花为什么是白色的吗？”

萧林问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她说：“因为雪花是从天堂落下来的，天堂是白色的，所以雪花也是白色的。”

面对这个语言流畅的小女孩，萧林的情绪里满是感动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她时常来找他，并提出许多古怪的问题。

“萧珊说你是从内蒙古来的，内蒙古很远吗？”

萧林说很远，要坐火车才能到。

“你为什么不坐飞机呢？‘呜’一下子就到了。”

她连说带比划，咯咯地笑起来。萧林也被她天真的神态逗笑。她止住笑又问：“你会打针吗？”

萧林的大脑迅速跟着她反应，问：“谁病了呢？”

她说是莎莎。萧林问：“也是你们的朋友吗？”

她将手中的布娃娃举起来伸到他面前，炫耀地说：“莎莎就是我的布娃娃，当然是我的好朋友了。”

萧林无奈地摇头，笑着说：“这么说是给布娃娃打针了？”

她点头，说：“我每天都给她打针，天气太冷了，我怕她感冒。”

这次萧林是仰天笑了。这小丫头，真会玩儿花样儿。的确，她喜欢做游戏，擅长恶作剧，每天都变换出各种花样儿。

那天，她又跑进来，满面红光，两只眸子明亮闪烁，骄傲地对萧林说：“我会画手表了！”并伸出手腕让萧林看：“我有手表了，莎莎也有手表了，你还没有呢，我画给你吧。”

说着拿一只油笔在他的左腕画了一只手表，动作非常迅速。萧林鼓励地说：“来，那就再画一只吧，这样就不会睡懒觉了。”

他的左右腕都有手表了。萧林用套着手表的双手把她举得高高的，两人齐声欢呼着。他说：“你送给我两只手表，我送什么给你呢？”

紫乔咧了一下小嘴儿。萧珊有一枚红发卡，漂亮极了，现在那枚红发卡被萧珊扔在桌子上。于是，她小声说：“我喜欢萧珊那样的红发卡。”

萧林点头，说好。他叫过萧珊，和颜悦色地对她进行了哄劝，而后说：“你们是好朋友呢，分一份礼物给她，可以吗？我会再买礼物给你。”

萧珊最初不很情愿，叶紫乔立刻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只转笔刀，大方地交给萧珊。

萧珊想了想，终于点头，但没有接她的转笔刀，而是同样大方地将红发卡递给她，说：“你喜欢，送给你好了，反正我哥哥还会买给我。”

小紫乔接过去，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她别在耳边，还照了照镜子，仰着头问萧林：“我像新娘子吗？”

萧珊拍着手取笑她，说：“哇，好害羞啊，大人才是新娘子呢。”

这时镇上的小伙伴阿惠和赵立群也跑进来了，和萧珊一起笑她。小紫乔撅了一下小嘴，说：“我是过家家呢，小孩子也可以扮演新娘子的。”

萧林爽朗而宽容，急忙附和着解围，摸着她的头说：“对呀，小紫乔是过家家呢。”

气氛终于活跃起来，她们兴高采烈地玩起过家家，并要求萧林加入她们的行列。就这样，萧珊的红发卡到了紫乔的手里。

她再来找他时，对他说：“我们永远做好朋友。”

他点头，说：“好啊。”

她伸出手来说：“那好，拉钩吧，我们发誓永远不变。”

她很郑重很严肃，萧林也同样。讲好在没散伙之前，谁也不许改变，这是孩子们一致公认并严格遵守的游戏规则。

但是，萧林违背了游戏规则。

江苏的溪桥，要影响他们的一生。

这年秋天，小紫乔跟随母亲离开溪桥回南京与恢复自由的父亲团聚，随即被选入南京少儿芭蕾舞团。

她生命的不幸是从十岁开始的。

这年，她的父母双双因公遇难，小紫乔一夜之间成了孤儿。她的奶母也就是梅莹的母亲程妈妈带她到济南。梅莹长紫乔六岁，姐妹从小在一起，感情深厚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奶母患重病过世。马凤环带着她的儿子董铁兵嫁给梅莹的父亲梅万雄。没想到这是引狼入室。马凤环俗不可耐，嫌弃着两个姑娘。董铁兵更是恬不知耻，经常带路边女人回家，后来，竟异想天开要娶梅莹为妻，遭到梅莹的反对，马凤环看

准梅莹性格懦弱，竟指桑骂槐加以侮辱。

梅万雄和马凤环不惜花重金贿赂有关领导，无业游民董铁兵取代了梅莹的工作，梅莹失业了。马凤环把梅莹当成免费保姆。

董铁兵更加肆无忌惮，找人向梅莹提亲了。叶紫乔坚决主张梅莹离开家，每天和这样的无赖在一起太危险。

那天早上就开始下雨，越下越大。冒雨赶回家的叶紫乔，正遇到恶魔董铁兵将梅莹按倒在地上，撕扯着她的衣服要施以强暴……

被愤怒和仇恨激起了胸膛的两姐妹齐心协力，英勇搏击。在搏斗之中，梅莹的头部被董铁兵砸中，昏迷过去。气愤填膺的叶紫乔顺手拾起地上的剪刀，起身向他刺去！

就在这时，梅万雄和马凤环回来了。马凤环看到这一幕，大叫着扑过来，抱住瘦小的叶紫乔抡了一圈，而后摔在地上，破口大骂。

事情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，姐妹二人被赶出家门。

外面的雨越下越大，寒风刺骨。无家可归的两姐妹相携走在泥泞之中，叶紫乔脱下大衣披在梅莹身上，梅莹支持不住了。叶紫乔扶她到门市的廊檐下，她的脸色苍白，眼睛几乎要闭上。

“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样？”

梅莹虚弱地抓住叶紫乔的手：“紫乔，我要死了。你怎么办呢？”

“姐姐，你不要啊！姐姐——”叶紫乔哭着。

两姐妹在这寒冷的雨夜里抱在一起痛哭。叶紫乔猛地清醒过来，必须先去医院！

于是她跑到路边来拦车，几辆车开过去以后，她勇敢而果断地挺立在马路中间，张开双臂拦住了一辆红色桑塔纳……

危险啊！紫乔！”

梅莹痛苦而无助地喊着，泪水肆意奔流：“妈妈，你为什么丢我们就走了……”

三

萧林对她的怜惜之情，不知如何表达。

她本该是备受娇宠的，可命运之神却如此残酷，她再也没有父亲的肩膀可靠，再也没有母亲的怀抱可依。看着她挺直了的瘦小的脊背和紧闭了的沉默的双唇，萧林发誓要给她一个可靠的肩膀和一个温暖的怀抱。

感情的事是很微妙的，他们的爱情究竟始于哪一天，谁也说不清。

梅莹逐渐好转。

萧林将紫乔的现状告诉母亲。萧夫人深表同情：“唉，可怜的孩子。让她到家里来吧，看看她需要什么帮助。”

两周以后，梅莹痊愈，暂时住进紫乔的宿舍。

萧林通过关系安排梅莹进入S大外文系图书馆，做了一名图书管理员。

当天晚上，叶紫乔打电话给萧林，沉默了很久，直到萧林问怎么不说话？她才说：“我想说谢谢你。”

萧珊得到了紫乔的消息，来到学校找她，两人拥抱在一起，很久很久，都抑制不住地落泪，萧珊说：“紫乔，我们没想到会发生后来的不幸。”

善良的萧珊真挚坦诚，丝毫没有富家小姐的架子，梅莹亲热地拉住她的手，一定留她吃饭。

两个童年好友说着小时候的事，虽有眼泪，更有欢笑并说一定想办法找到阿惠和赵立群，哪怕走到天涯海角。

萧夫人邀请叶紫乔，她难以推辞，带了礼物，跟萧珊去了红墙绿树的高干住宅区。那是别墅式的独立的院落，高高的台阶，黑漆大院门，院子很大，方砖铺地，清洁整齐没有尘土。院中有小亭子，四角有高大的常青树。穿过院落再上台阶进入廊厅，廊厅有绿色的盆栽植物、越冬蔬菜和经过修剪的花草。再往前走入门厅，过两道门才进入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大客厅。

萧夫人非常伤感地拥抱了她。小保姆端上茶和水果。没过多久，她就要走，萧夫人挽留不住，便拿出一沓钱来，说给她做零花。叶紫乔坚决拒绝，慌张告辞。

对叶紫乔来说，萧家门庭太高了。这里已不是当年的溪桥，她与萧家已不是同一个阶层，但，她的傲骨还是有的。

已经是秋天，秋雨绵绵，人人似乎愁肠凝结。最悲悯的莫过于叶紫乔，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到萧林了。

国庆节的演出，叶紫乔的芭蕾舞一次次赢得台下热烈的掌声，她的美丽风采及迷人舞姿永远使她最靓丽最璀璨最光芒四射。她再次捧回了一等奖。她的所有的魅力在舞台上尽情展现，但是，她无法开心，反而时时落泪。梅莹发现她时常发呆，对着窗子愣神。

梅莹问她：“怎么了？为什么不开心呢？”

叶紫乔摇头说：“没有啊，只是觉得累些。”

“诺曼教授家的课很紧吗？还是功课不顺利？”罗彻斯·诺曼先生是加拿大教授，他将夫人和两个孩子迈克和艾迪接到中国，聘请叶紫乔做他们的家庭教师。